

錢存訓文集

錢存訓



第一卷

錢存訓 著

國家圖書館 編

錢存訓

錢存訓文集

第一卷

錢存訓 著
國家圖書館 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钱存训文集 / 钱存训著; 国家图书馆编.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 -7 -5013 -4780 -3

I. ①钱… II. ①钱… ②国… III. ①社会科学 - 文
集 IV. ①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65731 号

责任编辑: 孙 彦 殷梦霞
装帧设计: 翁 涌

书 名 钱存训文集 (全三册)
著 者 钱存训 著 国家图书馆 编

出 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发 行 010 -66114536 66126153 66151313 66175620
66121706 (传真), 66126156 (门市部)

E-mail btsfxb@nlc.gov.cn (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 → 投稿中心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顺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87

字 数 1050 千字

印 数 1—1000 套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7 -5013 -4780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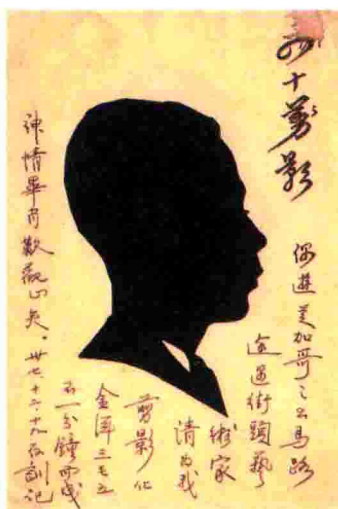
定 价 760.00 元



▲ 与刘国钧（中）、杜定友（右）同车前往青岛开会（1932）



▲ 出国前在上海留影（1947）



▲ 在芝加哥剪影（1948）



▲ 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时留影（1957）



▲ 远东图书馆学暑期班留影（1969）



◀ 在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办公室（1972）



◀ 访台与平馆存台善本合影（1984）



▲ 中国国家图书馆代表团向钱先生颁发荣誉状（1998）



▲ 在家中（2009）

OK
49/3
5/20/

改正

第五章 竹簡與木牘

竹簡和木牘是中國最早的書寫材料。在中國傳統文化上，
簡牘制度有其極為重要和深遠的影響。不僅是中國文字的
直行書寫和自左至右的排列順序淵源於此，即在紙張和
印刷術發明以後，中國書籍的單位、行格以及版面上的
所謂「行格」形式，也是根源於簡牘制度而來。（另行起）關於文字的橫
直排列，以及其閱讀効力，並在結論中再引申。此章僅
就文獻上的記載以及考古學上的實物證據，綜述中國古代
簡牘制度的材料形式、行格、書體，以及古書的單位種類、
和封裝，以見在紙未普遍應用於書寫以前，中國古代書籍制度之一般。

《钱存训文集》编辑委员会

周和平 周 原 许倬云 郑炯文 马泰来 潘铭燊
钱孝文 张志清 陈红彦 王 菡 郭又陵 张廷银
张志强

《钱存训文集》编辑小组

林世田 刘 波 赵爱学 李燕晖 罗 瑛 肖 刚

序

钱存训先生以 102 岁高龄出版文集，图书馆界和学术界同仁额手相庆。回想 1998 年我访问美国期间前往芝加哥大学拜访钱老的往事，当年倾心交谈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我们谈及原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运美经过，钱老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1999 年国家图书馆建馆九十周年之际，我馆决定并委派孙蓓欣副馆长专程赴美，向钱老颁发了“国家图书馆荣誉状”，褒奖他在日本侵华、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难时期，为抢救国家珍贵文化遗产所作出的贡献。

钱老曾于 1937 至 1947 年间在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国立北平图书馆工作。时值“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钱老被聘为我馆南京办事处主任，负责我馆迁至南京的部分图书的保管工作。其时，我馆还把珍贵善本古籍迁往上海法租界秘藏，并成立上海办事处负责保管。“八一三”淞沪会战后，上海沦陷，法租界成为孤岛。钱老临危受命，接任上海办事处主任，在艰苦而危险的环境下守护我馆存沪善本古籍，同时还设法联络各方人士，抢救因战争流散的古籍，出版发行《图书季刊》等。

1941 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军时常进入上海租界搜查劫掠，这些善本的安全受到极大威胁。袁同礼馆长通过时任驻美大使胡适先生与美国政府斡旋，同意将存沪善本寄存美国国会图书馆。随后，我馆派往美国国会图书馆从事古籍编目工

作的王重民先生奉命回国，会同我馆原善本部主任徐森玉先生从中挑选出珍善古籍 102 箱准备装船运美。但当时码头已被日军控制，对运出货物盘查甚严。钱老冒着生命危险，以为美国国会图书馆购书名义，联络海关外勤人员，独自一人用手推车每次推出十箱，分十批将这 102 箱珍善古籍通关上船，最终全部运抵美国国会图书馆，使这批国宝化险为夷，免遭日军劫掠。

抗战胜利后，钱老奉命赴华盛顿接运寄存的善本书回馆，因交通断绝，未能成行。其后钱老由馆方推荐，前往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工作。钱老潜心研究学术，著书立说，成就卓著，成为国内外知名学者。但他数十年来一直关心运美善本，不忘自己的使命和责任。1965 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在未征求我馆意见的情况下，将我馆这批珍贵善本转运台湾，暂存台北“中央图书馆”。1967 年，该馆编印出版《“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将这批书列入其中。钱老得悉后，当即以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东亚图书馆协会主席名义，致函台北“中央图书馆”包遵彭馆长，指出将我馆善本书列入该馆书目不妥。1969 年，该馆又编纂《“国立中央图书馆”典藏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包遵彭先生在序言中明确强调“中央图书馆”只是“代为保管”这批珍贵典籍。其后，这批善本书又转移至台北故宫博物院暂存。1984 年钱老访台，时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昌彼得先生专陪钱老入库查看了这批珍贵典籍。

钱老多次撰文回顾这一段历史，特别是 1995 年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之际，他在《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籍运美经过·附记迁台经过》中说道：“希望不久的将来，这批历经艰辛曲折而迄今完整无缺的我国文化瑰宝，得以早日完璧归赵，就不负当年各方面费尽心力，冒险抢救的一番苦心了。”他还在《北京图书馆善本古籍流浪六十年：祝愿国宝早日完璧归赵》、《留美杂忆》、

《我和国家图书馆：在北图工作十年的回忆和以后的联系》等著述中，多次表达这个愿望。这些饱含感情的文字，让我们看到钱老对民族文化遗产的高度责任感和爱国爱馆的深厚情怀，令人感佩！

钱老旅居海外，还十分关心国家图书馆事业发展。他于1979年参加美国图书馆访华代表团，向馆里赠送了珍藏多年的高士奇蓝格写本《江村书画目》，作为在馆工作十年的纪念。这部书抄写精良，收录晋唐至清初书画名作500多件，对研究清代书画市场和画作流传史颇具价值。2009年9月，钱老又向馆里捐赠了自著《中国古代书籍史》等手稿资料、《留美杂忆——六十年来美国生活的回顾》签名本等。我馆将这些手稿和签名本入藏名家手稿专藏文库永久典藏。

这次《钱存训文集》得到钱老慨然允诺，同意交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我们实感荣幸。《文集》收录钱老全部中文著述，反映了他的学术成果和事业成就，也可看到他对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执著追求与努力。在《文集》编辑过程中，钱老以百岁高龄，亲自审阅选目，执笔作序，并就具体问题提出指导意见，令人敬佩。著名学者、年过九十高龄的饶宗颐先生惠予题签，为此书增色，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我衷心希望，我馆这批存台珍贵典籍能够璧合珠还，最终实现钱老的殷切期望。

周和平

2012年4月

自序

这部《钱存训文集》的出版，承蒙中国国家图书馆有关方面的提议和支持，得以实现。作为国图的一名老馆员，能见到自己多年来工作和研究成果汇总结集，至感荣幸。

时光荏苒，回想起上世纪抗日战争期间，冒生命危险将原北平图书馆所藏上海的善本书籍三万余册秘密运寄美国国会图书馆寄存保管，到后来在芝加哥大学工作和教学，至今不觉已是过去七十年的事了。期间所有的研究和写作，都是在爱妻文锦和家人的鼓励和支持以及各方友人的热忱相助下得以完成，感幸无似。

《文集》所收录的论文和单行著作，是编者根据潘铭燊博士所编拙著分类和编年目录详细选择而成，并征求了我本人的意见，在此谨向编者和潘博士致以诚挚的感谢。

钱存训

2012年3月于芝加哥

蒙哥马利康复中心

目 录

书于竹帛

第一章	绪论	3
第二章	甲骨文	21
第三章	金文和陶文	40
第四章	玉石刻辞	65
第五章	竹简和木牍	88
第六章	帛书	115
第七章	纸卷	133
第八章	书写工具	165
第九章	结论	186

书史论丛

汉代书刀考	197
芝加哥大学所藏封泥考释	212
纸的起源新证	218
——试论战国秦简中的“纸”字	
书籍、文房及装饰用纸考略	228
家庭及日常用纸探原	244
现存最早的印刷品和雕版实物	270

中国雕版印刷技术杂谈	283
中国历代活字版综述	298
论明代铜活字版问题	315
明代印书人华燧及安国世家	338
中国对造纸术及印刷术的贡献	345
中国发明造纸和印刷术早于欧洲的原因	358
欧洲印刷术起源的中国背景	375
印刷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功能	388
《战国策》析评	400
英国剑桥藏本《橘录》题记	413
精写本《江村书画目》题记	420
饶宗颐著《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评介	424
麦克吕尔《中国手工造纸》评介	430
张秀民著《中国印刷史》序言	435
马考文《朝鲜古活字版书影集》评介	439
齐可德《十竹斋书画谱》复制本评介	443
克伦普《谋略：战国策研究》评介	447
潘铭燊著《非花轩杂文》序	451
袁同礼《中国艺术及考古学西文目录》序言	454

书于竹帛

第一章 绪 论

一、中国古代文化的遗产

人类的历史，大部分多赖文字记录的流传，得以保存至今。中国人对于思想与活动的记载方式和技术，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自有其特殊的地位。譬如现代世界上通行的书籍和读物，其基本特质是将文字用黑墨印在白纸上。在制作材料和生产方法的演进中，中国的贡献可以说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纸于公元前后在中国发明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远在公元7至8世纪，中国人便首先应用雕版印刷，而活字版的发明，亦远在欧洲谷登堡（Johann Gutenberg，约1397—1468）之前400年^[1]。由煤烟制成的墨，可以溯源到中国远古时代，其优良的特质，尤其光泽、吸附和耐久性，向为中外人士所称颂^[2]。在纸、墨和印刷术被结合采用以后，书籍才能大量生产，流通广远。

印刷术由反体取得正文的原理，是中国人最早设想的一种巧妙构思，而纸则更是文字记录最重要的载体。一般学者都公认，在古代文化交通的各种成就中，没有一种发明是可以和造纸术及印刷术的重要相比的，二者对现代文明皆有极其深远的影响。甚至在现代的日常生活中，虽然另有其他各种传播媒介，但至今都还不能代替纸和印刷术所具有的基本功能^[3]。

甚至在纸的发明以前，中国在文字记录的载体上，就已经